

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，常拿他开涮，据说王安石恼羞成怒，想把他弄死，最终也没成功。民间于是有谚语流传，说“台官不如伶官”。

有人曾经统计过，两宋至少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，被讥讽最多的就是王安石、蔡京、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。别说是怼权相了，就算皇帝也没被放过——吴钩还写了个故事：仁宗朝时，张知白（一说是张昇）担任台谏官，“言事无所避”。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，大概是说他“孤寒”（孤单），没有朋友，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。张知白一听，回敬了皇帝一句：“臣非孤寒，陛下才孤寒。”仁宗问道：“何也？”张知白说：“臣家有妻孥，外有亲戚，何来孤寒？陛下只有宫女相伴，岂非孤寒？”说得仁宗神情黯淡，回到内宫，与皇后说起这事，忍不住流泪。为什么？因为仁宗年事渐高，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，膝下确实孤单。张知白那番话，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。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，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。

你看看，这样“贴脸发言”怼皇帝，而且还不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同互相争论，基本上算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吧，这都没被杀头，我小宋自夸一句政治气氛开明，没问题吧？

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

元子：呵呵，说了半天，打起仗来还不是战五渣。靖康之变沦为阶下囚，国之不存，何谈尊严。

大明：就是就是，一个个风花雪月只知吟诗作对写字画鸟，哪有点皇帝的样子。

小宋：来来来，我这里有一本徽宗用瘦金体写作的《大观茶论》，给大家传阅一下。你们要是看不懂的话我给大家念念：“搅动茶膏，渐加击拂，手轻筵重，指绕腕旋，上下透彻，如酵蘖之起面，疏星皎月，灿然而生，则茶之根本立矣。”美不美？讲究不讲究？再看看大明你家主子的诏书，我都不好意思念，你自己来吧……

大明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告诉百姓们，准备好刀子，这帮家伙来了，杀了再说。钦此。”

元子：竟然暗算我……

大唐：啧啧，还是我家的最有文化。

小宋：咱也不是想说谁没文化谁最粗鲁，我主要觉得吧，



宋仁宗像。

看一个朝代得失功过，与其说拼武力值，倒不如看看底层老百姓到底哪朝哪代活得更像个人样。大唐你有开元天宝盛世这没错，不过你朝还是贵族门阀过得最舒服，那部曲呢，奴婢呢，有人关心过他们活得好不好吗？凭什么有人生来高贵，有人就是一世贱民？汉爷您也是，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穷人服了兵役还要服力役，有人在意过他们过得苦不苦吗？

到了我小宋这儿，“为奴十二年”这种事就少得多了。门阀世族瓦解，部曲奴婢都变成了自由人，不再是卖身合同，而是有限合同、契约制——为了防止终身为奴，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年限：“在法，雇人为婢，限止十年。”

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你们都看过吧——码头上干体力活的、店伙、厨子、物流、差役、巡捕、消防、医生、道士、家政、奶妈、乞丐、编藤的、抬轿的、打水的、扎灯笼的、摆摊做小生意的、瓦舍勾栏里说书的，酒有酒博士，茶有茶博士……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有人统计过行当竟有400多种呢。许多“乡村户”就这样慢慢变成了“坊郭户”。画里面那个劳务市场你们瞧见没？门口有轿有马有驴子，正有雇主在讲价钱，门内散坐着六七个劳务工，等待着一天中的聘用。雇佣与受雇之间，还有“牙人”来作中介服务。

小宋我不但阶级结构松动，户籍制度也开放，农户想来城